

以導之學使萬方臣庶知

朝廷有屬籍之親有盤維之重憂疑之心自此而釋覬覦之姦無自而萌且

聖德格

天多男有頌必當不遠待

皇子誕育主鬯有人然後優其禮遇使各歸藩邸事體無嫌理義俱順如此則

天地豫悅百神歆饗

宗廟社稷並受其福况百官兆民有不歡呼蹈舞於光天化日之下者乎

陛下所以延萬年統緒之傳而迓四海平康之治者莫急於此矣臣等一念忠悃發自肺肝觸犯雷霆罪當萬死伏惟

聖明留神詳察

戒菴文集卷之三

戒菴文集卷之四

奏議

不職妨賢致生災異乞罷疏

奏爲不職妨賢致生災異乞

賜罷黜以答天譴事臣等章句腐儒才非經濟誤

蒙

皇上簡入內閣與聞幾政今官躋一品位列三孤

文臣恩遇殆罕倫比臣等其敢不勉圖報稱顧嘗

竊自思之以學術則不足以代

王言以謀猷則不足以裨國論徒冒輔導之名全

戒菴文集卷之四

奏議

不職妨賢致生災異乞罷疏

奏爲不職妨賢致生災異乞

賜罷黜以答天譴事臣等章句腐儒才非經濟誤

蒙

皇上簡入內閣與聞幾政今官躋一品位列三孤
文臣恩遇殆罕倫比臣等其敢不勉圖報稱顧嘗
竊自思之以學術則不足以代

王言以謀猷則不足以裨國論徒冒輔導之名全

無啓沃之效况

國家之大本未立中外之疵政尤多有司之征歛益繁生民之困苦已極凡若此類未易枚舉臣等雖知之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能盡跡其不職之罪決當罷黜無疑矣又况冬無瑞雪春有風霾小雨初零隨卽晴霽祈請雖切甘霖未降今二麥已枯五穀未種災害疊見邊報屢至若使雨再愆期年更荒歉則將來可憂之禍殆有不可勝言者伏望

皇上深思天戒裁以大義卽將臣等削去官職

歸田里別選天下才賢入閣辦事庶幾猶有回天之望天下之事必將尚有可爲者若復顧惜優容不令臣等亟去直待事變已極然後改圖用賢則不惟無益於事而臣等之獲罪於公論益又深矣臣等迫切陳詞實由衷曲

聖明在上必祈垂察而曲成之蓋臣等一退之後既可以少逭乎罪愆而群賢彙進之初必有以大毗于新政是不惟臣等之幸而亦天下之大幸也臣等下情無任激切屏營祈望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初九日奉

聖旨上天示戒正宜交修卿等職居輔導調元贊化以禪至治豈可自引求退所辭不允着安心辦事該衙門知道欽此

自劾求退以謝天譴疏

奏爲自劾求退以謝

天譴事比因四方災異疊見京師一冬無雪入春以來風霾時作上履

宵旰下諭臣工同加修省此古帝王克謹

天戒遇災而懼之心也切惟人事天道相爲流通召和致災各有攸應

聖明在上不宜有此必皆臣下不職所致但臣職有大小關係有重輕故周有燮理責任保傅漢因災異策免公卿凡此咎徵臣位備三孤任叨輔導豈能辭責已嘗同梁儲等引咎乞罷未蒙

諭允顧犬馬一寸之誠猶有未盡不敢自隱于

君父之前臣聞官必有事事之弗舉其官爲曠然內外諸司曠一官則廢一事若內閣之官政本所

出一有或曠百僚無所具瞻庶事從而隳矣臣切
觀近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官府異體
官帑空乏而浮費愈多冗食者不能查革民力困
敝而徵求益急病民者日以滋甚賞功太濫用罰
失中讒言可以惑
聖聰匹夫可以搖國是况
前星未耀震位尚虛
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較
之往歲大有不同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
水溢諸災報無虛月

天心之譴告固已昭然而政事之差忒未聞修改
凡厥有位實竊憂之臣等職在論思叅陪密勿然
而

天顏既遠政柄多岐沃心造膝莫施調護之功承
德彌遠難免扞格之患有論列既多不行有所
擬議或從中改九卿之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之
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能救邪說橫行不
能止冒輔導之虛名無幹旋之實效曠官廢事孰
甚於斯况三人中臣才最劣病最多頃爲吏部不
時在告屢疏乞退曲荷

慰留去歲內閣缺人誤蒙

簡用先是內閣之選多自翰林儒碩春宮舊臣乃得與焉

陛下超常格而用臣必有以取之也今一年矣言無可采力無所施而徒使之遺心度時覲顏在位百憂併積夙疾轉加形體雖存精力不逮若是

陛下亦將安用之哉災異策免宜莫先於臣者伏

願

陛下上徵

天道下察人情乞將臣早

賜罷歸容令休致別求在朝在野望足以繫人心才足以斷國論者代居重任必能翊亮

君德幹旋化機庶幾人心可慰天變可回而臣得

以餘生未盡之年優游於山林泉石之下榮幸多

矣臣言出肺肝不勝激切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十五日奉

聖旨卿前具疏已有旨了不必再陳宜盡心供職所辭不允其餘朕自斟酌該衙門知道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題爲陳愚見以裨

聖治事 臣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

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可慮况今虜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走粟之用然往日開中引鹽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數年以來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者未免預

先支給鹽法因法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致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

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止該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

填蒲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

朝廷之所以遣允齋供以取佛徒者蓋欲崇尚其教也然彼佛氏之教本以慈悲不殺憫念衆生爲心今允等所過之地軍民供億乃至於顛仆道途死亡相繼就使佛尚有靈聞此苦事亦將感額不察而不忍見矣如此而欲奉佛求福其可得乎又思乃西番化外之教其徒欲得食肉不知

戒律亦佛氏之所耻言者

聖明在上正宜由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供奉浪費國計以貽天下生民無窮之害也哉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饑饉加以去年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累次作耗瘡痍之民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見行奏乞賑濟方患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各用錢糧茶品等項欵今陝西鎮

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
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
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以此意撰寫
勅書臣等躊躇惶懼未敢仰承

聖意緣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
措辦錢糧欲取之於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於民
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
復不貲爲彼處官員者若欲撫恤軍民則恐以違
詔致罪若欲奉行
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

患此固爲人臣子者皆宜爲

國深慮者也而况忝居內閣義同休戚如臣等者
乎又况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設若內地盜起彼
必乘機入爲邊患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於便宜
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物得以行之尋常公幹
豈可援引爲例伏望

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
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貧錢糧無處出
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

勅書免令

臣

等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

臣

等無

任懇切顛望之至謹具題請

旨

懇辭 恩命疏

奏為懇辭

恩命事掌詹事府事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靳貴奏十二月十七日伏奉

勅旨靳貴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照舊專管誥勅

欽此臣聞

命震驚罔知攸措敢緣

天聽輒進蕪辭竊惟翰林切華蓋責重演綸宗伯

綴文昌班高曳履兼此二命賁於一時舊職每懼
於難勝

新恩敢冒于祗領伏念臣出自顏巷賓于舜門方

龍潛之初卽荷備員於法從迨虎變之日仍

命執經於講筵出佐卿曹贊禮樂銓衡之政入司

帝制兼宮詹翰苑之銜凡此遭際之榮實過顛愚

之望况夫樸忠自守德不足以潤身章句粗通才

不堪於應務制作乏三長之具獻納無一得之裨

方析引退以避賢詎意超遷而荷

寵仰惟

皇上仁無棄物智克官人過採群言猥頒異數特
進尚書之職仍叨學士之官厚祿加于罔功優渥
被於常品豈惟增素飭之愧必將貽清議之譏伏
望俯察愚衷收回

成命庶稍安微分免積罪于山勉竭下忱圖後功
于尺寸臣不勝瞻仰悚懼懇祈之至奉

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素著方委絲綸重務比因
廷薦特茲加秩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陳情乞 恩休致疏

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於正德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詩
犧牲所看牲回偶感風寒舊患痰火寒濕等疾舉
發再該臣看牲及

大祀分獻俱不能趨事行禮已嘗具奏在家調治
外迄今浹旬有餘病勢加劇神思怔忡眩暈時作
脾胃愈弱舉動益艱夙夜驚惶轉憂轉病臣之
請告雖僅旬日臣之受病則已經年縱欲勉強支
持力疾供職計其藥力有非旦夕可能取效也况
臣學疎識短德薄才微向雖無病之時猶負素飭
之罪矧今卧病日久曠職已多豈可虛冒官榮徒

叨厚祿無毫髮補報以負平生報

國敬事之心重得罪於名教哉用是敢瀝下情仰

祈

聖明俯察愚衷矜憐多病容臣退歸田里得以專

意醫藥庶犬馬之生可望安痊而內閣輔弼之地

不至久妨矣臣無任恐懼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素著輔導重任方切倚毗
偶有微疾宜善加調理即出供職豈可輒求休致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祭祀事疏

謹奏爲祭祀事正德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天地臣先於正德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

詣犧牲所看牲偶感風寒及舊有痰火濕氣等疾

舉發調治未愈照得本月十一日夜又該臣看牲

大祀之日臣亦係分獻官員緣前病未痊不能供

事伏望

聖慈特

勅太常寺別舉相應官員看牲分獻庶於大禮無

誤臣無任悚懼之至謹題請

旨

多病陳情懇乞 天恩休致疏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靳貴謹

奏為多病陳情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伏念臣迂腐無似遭際

聖明簡入內閣實受非常之恩雖至愚至陋豈忍

一旦引去以自便其身哉緣臣疾疚深痼陳力不

前凡諸症候自去年春屢疏陳懇

聖明所知不敢再瀆頃者荷蒙

溫旨慰留再三臣雖捐軀隕命豈足報稱臣前病

勢尚危殆可支吾今則病勢已深實難勉強蓋福

過災生天之所廢莫能違也強病服藥又幾一月

足不履輔導之地身不親制作之文凡百幾務皆

不與聞曠職瘵官孰有甚於臣者伏枕思惟形神

飛越俯仰慙愧無地自容蓋凡百司庶府皆不可

久虛其職而文淵閣尤非養病之所卑官末品均

不可用非其人而大學士尤非具員之官若徒假

報稱恩私之名以為養病容身之計上誤

陛下軍國機務罪不容于誅矣少有一毫忠

君愛國之念者顧肯愬然以自安哉此臣所以不

避斧鉞之誅再布血誠干冒

天威而不復計也伏惟

聖慈察臣愚情出於肺腑憐臣衰病特

賜休致萬一養痾山林或得少延殘喘則

陛下始終生成之恩將與天地同其高厚矣臣無

任懇切恐懼之至奉

聖旨卿忠勤體國輔導有年方賴嘉猷共圖治理而乃偶因微疾懇求退休慰留再三情辭益切今勉從高誼特

賜允俞寫勅給驛還鄉調理有司還月給食米五十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仍廕子為中書舍人該部

知道

辭 朝事疏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靳貴謹

奏為辭

朝事臣近以衰病陳情乞解職務復蒙

聖恩特賜俞允仍命給驛還鄉臣謹於四月十三

日遠去

闕廷不勝犬馬之情理合匍匐

陛辭庶幾一望

天顏以為平生之幸而有病不能徒切戀慕仰惟

聖慈特加矜宥不切究之更望
聖學日新德化益舉前星早耀萬壽無疆臣歸田
里倘延餘生詠歌太平生當嚼環死當結草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

戒菴文集卷之四

戒菴文集卷之五

書

上楠齋先生書

日者所賜詩及繼賜手教俱已領訖恭審道體萬
福星眷康安下車之初北民胥慶行邑之際庶務
咸熙忻慰忻慰某嘗竊思天生聖賢必有深意匪
欲以蘇民生則欲以壽文脉不徒然也自朱氏而
還近二百載實得吾道之緒者才二三人耳其寄
語言文辭之間者凡幾時幾人嗚呼亦危且殆矣
吾道無斬然絕傳之理故先生作焉高世之見特

聖慈特加矜宥不切究之更望
聖學日新德化益舉前星早耀萬壽無疆臣歸田
里倘延餘生詠歌太平生當嚼環死當結草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

戒菴文集卷之四

戒菴文集卷之五

書

上楠齋先生書

日者所賜詩及繼賜手教俱已領訖恭審道體萬
福星眷康安下車之初北民胥慶行邑之際庶務
咸熙忻慰忻慰某嘗竊思天生聖賢必有深意匪
欲以蘇民生則欲以壽文脉不徒然也自朱氏而
還近二百載實得吾道之緒者才二三人耳其寄
語言文辭之間者凡幾時幾人嗚呼亦危且殆矣
吾道無斬然絕傳之理故先生作焉高世之見特

立之操皆成於稟賦而所得所止要不敢以近世諸儒儼之所謂聖賢之徒者非歟然則天于先生寧能忽然無意哉何向也謫于遐荒今也困于郡佐而所以相之命之者每每弗能心滿乎人望意者將降大任故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乎抑將使紹前脩開來學而永孔氏之傳于無窮也雖然得時行道關乎氣運之隆本乎生人之幸是蓋吾末如之何者若夫興起斯文以覺後學之士願先生無讓焉某僻處一方其于賢士大夫雖未之多接然據其所見所接者而僭評之其傑然

名當世之士曾未有彷彿乎孔子之所謂狂狷者若夫修天爵以要人爵之徒則不可以數計今日覺民之任舍先生其誰哉但祿學既興流風已久士習膠于塵聞而鮮克自立苟必俟其樂學而後教之則吾道當日微矣伏望先生念上天付託之意重爲吾道計俯就來學而開發之不倦則澤及於無窮矣某自童子時即幸獲游門下居無何先生入仕中朝某汨沒于俗學者幾十年方是時也蓋自以爲是而莫悟其非殆猶李赤陷囹圄中而自以爲鈞天帝居之樂也去年春再覩道德乃得

復聞緒言始克覺悟粗知有聖賢之正學猶未識其要也臨別數語開示良深如剪荆榛而指以大道心目豁然將思竭力以趨其所欲往矣繼是兩領教言始不敢只作尋常文字視之質雖庸愚請敬事斯訓然竊有請焉持敬莫若主一而深苦思慮之雜萌精義莫若窮理而深憾俗務之沓至讀書時似有得方其得也中心忻悅有必欲深體之意然欲牽利誘勞無強輔旋失其所欲爲者多矣凡此數端尤某之所欲急聞者乞無靳兩端之竭使知所持循幸甚某受恩罔極企仰感慕之切雖口舌亦不能自達也又豈筆札所能悉哉所求卷乎非直欲寶其辭翰蓋將以是代書紳之誠亦乞矜其志而適賜之臨紙神馳文弗克裁次尚惟爲道自愛不宣

上易洞先生書

自維揚拜別倏經歲年皜皜德容蛇蛇碩論弗克瞻聽者又許時矣每望西歸神馳日注寔不自勝其仰慕之切也昔程夫子入關而關中學者多所裁正先生此行廣信之士當必有登龍門而醉德坐春風而豹變者矣第吾黨吾徒無所考德問業

不無私恨于中耳蒙亨回辱教音且審知履道清
嘉百福莘祉日與諸賢徜徉于名山勝水間尋幽
吊古發歌賦詩此時此樂惟真得浴沂之趣者乃
克與知生之淺陋豈能測其涯涘耶聞人聞車從
將還不勝喜慰夏五之時想再可侍左右矣生愚
懦如昔處群污衆醉中而無卓然之操恐卒爲師
一門溲也惟頻賜教音以策驚警情是望瓚生入
學已具彼書此不縷縷惟時仲春天氣日佳伏乞
節調以嘉惠後學幸甚

與馬鴻漸書

某愚鄙無似足下濫收過納定交于傾蓋之初此
肺肝相示不可謂不知已矣仰慕之私宜其倍于
恒情也哉今之時人才奔走祿學其能慨然志道
不爲習俗所染者非豪傑士孰能之足下不憚長
江之險謁我補齋而北面事之耳其論議目其行
止若信著龜雖浮議撓之而不易豈某所謂豪傑
士歟然足下從補齋未久其知之或未盡也請爲
足下道之夫聖人之道固流行不息而其顯晦也
寔在乎人是故孟子沒而聖道不傳歷漢及唐千
有餘年卒未有能真得其緒者至宋周子出而道

始明程朱紹之而孟氏之統復續自朱子而還又
二百餘年中間惟魯齋許先生草廬吳先生爲得
其宗而知言之士猶或不無遺恨則夫真得斯道
之傳者厥惟艱哉且典籍人所同誦彝倫人所同
行而上下千載克紹乎斯道者何遼絕也豈非名
從者衆而真悟者鮮歟夫知不真則其行也不力
行不力則其守之也不固此有道之士所以爲難
得也若補齋氣稟之得于天旣大異於人而求道
之力又有非人之所能及者故其獨得之妙自守
之堅卓乎不可及焉雖于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而

其見趣之高明則於儒先或伯仲也但尚綱君子
旣不自異以駭俗收名而知德者稀又能識其貴
哉生旣處足下交游末而足下又深慕乎補齋者
故其僭言私議之如此足下幸爲我言之便中頻
賜教言以藥石多咎爲幸尚惟順時自愛不宣

與顧德光書

仲春天氣漸和伏惟履道多福某眠食幸賴如昨
比者獲教音奉誦之餘赤面熱中若無地以自容
者某之無似幸爲吾兄所收錄而修辭不謹乃致
及覆開諭其罪可逭耶直某之初意本自尤以希

教益寔非敢以尤吾兄也蓋某自童年即獲聞鄉先達之教心誠樂之必令服膺以自進乎賢人君子之末不意值索居之患客氣以亂其心塵務以奪其志碌碌庸庸卒無所成就故時遇素善者必自訟其過以來匡正之益今吾兄素有與人爲善之心而又嘗荷蒙傾蓋如故之雅故敢私布其腹心庶幾一來昌言豈敢有所芥蒂而將以見尤耶且某果凡庸則人之凡庸我者得矣苟粗可與進則人之凡庸我者失矣其得其失于我無與是縱使果以吾兄爲有是心亦且不爲是栖栖也而况

其必無也哉雖然竊有所請也吾兄問學功深進修力到心目之間豈無所見體驗之際豈無所得某也倘可與于斯文乞無遐心願有以見示而某一盂之見亦將繼此以求正于左右焉尚冀貫其既往之罪開其自新之途相與探討論乎斯文甚幸

與再晦之書

孝先僕人來審知眠食清吉尊堂及星眷皆納福足慰鄙懷第無一言示及不能不疑且愧也豈專於受徒急於濟人而不之暇耶抑果有遐心而遂

金玉爾音也耶否則胡愬然若是也且某之于晦之幸生同鄰比又同受學于易洞先生之門氣味又同晦之不我鄙夷嘗欲引而同進于古道是雖有不同焉者鮮矣居無何晦之遊維揚居稍北矣然其心尚未有不同者今則切磋之益微踈遠之迹著豈真有不同者間于其間耶然晦之迹雖遠而道日修某也學雖廢而志日篤遽可以不同自疑哉某聞之君子之所以大同者以其心之理闡耳故能存其心得其理則上同往聖下同來哲同天地同萬物蓋無往而或異者不然則一膜之外

便相矛盾矣惡乎同某不自量其所欲同于晦之者寔在于此晦之幸察之聽之修乎已者不厭教乎我者不倦俛焉同進於古道則雖各天一方亦有不殊者在否則雖居同井服同制議論若同出一口亦何所取哉君子化乎人不爲人所化特出于風聲氣習之中者端于晦之望之狂斐上瀆庶來嘉言謹齋沐以俟

靳文僖公文集

仁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戒菴文集卷之六

序

贈廣平太守陳君亮之序

文章政事果二道乎哉古之君子學至而道成於
已口之爲文章身之爲政事若晉之叔向鄭之子
產齊之管仲晏嬰皆三代以下之才而猶能兼之
則二者之無異道固也自夫世教降熄士各以其
所近爲學於是儒林循吏列爲兩傳全才不獲見
於天下而論者始岐而二之若固然者嗚呼不有
豪傑之士則世之懵懵者孰知吾君子之學固有

出于流俗者乎吾友陳君亮之實爲應天先生之
仲子南京吏部考功宗之之令弟也敏而好學和
而不流自其少時即與宗之以能文知名人以陳
氏雙璧稱之而其試春闈則又能刻文以傳四方
人固知亮之一文章之士而已耳及其授主事於
南之兵部也人或曰軍旅之事非亮之所優也而
亮之輒能舉其職比丁內艱改北部尋陞刑部員
外以至郎中或又曰法律之事非亮之所優也而
亮之又能舉其職若亮之者獨一文章之士乎哉
且亮之所任皆人之所礙以爲非其所長而猶能

舉其職如此吾以是知文章政事果非二道而豪
傑之士真有能出乎流俗者矣曰者青谿倪公爲
冢宰之五月知天下郡守之任所係甚重于是簡
各部名士爲之守而亮之得廣平自今伊始亮之
其脫穎而出乎何者太守兼治教之責於一身所
謂文章政事者得以專行而無肘掣之患而農桑
學校又其職之所當爲也以其所以業於文章者
達之而興禮讓之化以其所以見於政事者推之
而成庶富之績使天下曉然知君子之學加人一
等他日朝廷選公卿於外其必先登焉亮之尚勉

之哉貴辱交亮之最厚蓋有通家之誼故因其寮
楊君輩請爲贈言而以是望之詩云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亮
之其有以亮予之心也夫

贈瀏陽縣令賴君序

賴君中峯予鄉同榜友也一旦來自江右謁選於
銓曹銓曹賢其爲人遂得超選爲瀏陽令其去也
過予言別且問所以爲令於瀏陽者予非通儒也
其何能爲君贈乎人有恒言曰今之百司莫難於
令也蓋令之上有守焉有御史以監之焉又有按

察布政二司者以畏之焉毀譽或坐於逢迎殿最
率牽於愛憎出謀雖善而上不吾以則將沮之而
不行立節雖潔而上不吾善則將汙之而不白吾
見其肘掣而難爲也是則固然而吾之所謂難者
則不在是蓋世所謂難者不能自立之難耳非真
難也夫不能自立則家庭之間跬步之外皆逆境
也獨爲令乎哉苟能自立則甘雨可致逆風可反
暴虎可化而鱷魚可馴矣况於人乎况於服章縫
而號爲士君子者乎吾觀孔門高弟子若冉有季
路親得聖師而日炙之而其才又號稱長於政事

者然顯史之伐聚斂之事不免損下以益上瘠公以肥私則其於爲民父母之責亦惡在其能必盡乎夫二賢百世之師也而猶若是則令之難固真有所在而非若世俗之所云云也審矣人惟不知乎此徒汲汲以徇乎外而不知爲斯民圖此民之所以不獲蒙其膏澤而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若也與賴君學道愛人之君子也欲爲賢令於瀏陽請擇於斯二者

贈興府右長史袁君仲德序

予友袁君仲德學博氣豪儀度修整蓋荆楚之英而同年之衰然者也旣被簡命爲興府右長史效忠陳善朝夕匪懈王甚重焉乃今季秋望後三日將隨王之國于安陸同年諸君惜其別也圖贈言于予予乃質于衆曰賈誼以洛陽才子當漢文時出爲長沙王傅太史公作史記惜其賢而不遇而世之論者亦皆謂其不能久于漢廷爲不幸予竊以爲不然誼誠賢較之孔孟則有間矣孔孟終身韋布其言一無所售而誼未及強仕已相大國寄百里之命其所論奏又次第施行以是論之則雖謂之幸而逢時亦可也太史公乃比而同于三閭

不已過乎仲德以高才擢進士名稱不愧于誼而
爲傳于安陸則又長沙之接境也此其迹若有同
者然長沙去洛將數千里而安陸之于石首則朝
發而可夕至且其尊甫方伯公高年家居而仲德
橫金衣紫不違乎桑梓之區而得致乎鐘鼎之養
其視誼之寂寞于遠宦者不侔矣矧長沙在漢不
著令名而今王殿下好賢樂善其于仲德動必資
之若左右手焉則有言必聽而諫必納其視誼又
可同日語哉仲德有誼所無而誼無仲德所有雖
以誼之遭際亦不足爲仲德方也是宜欣欣自得

而不屑同于夫人也哉雖然有一于此則不可同
焉者治安一策通達國體攷其歲月正在出相長
沙之後此其身任江湖而心在闕廷精忠偉節未
可以量小短之仲德亦將有同于茲乎

聖天子遠過漢文嘉謨儻論之陳苟有裨于皇圖
之萬一其必見聽納無疑矣請以是附于昔人贈
策之義諸君咸以爲宜遂書之

贈程君文升丞宜陽序

縣令親民之官其政特繁農桑學校錢穀刑罰鱗
集波湧日不暇給一事之未理亦其責也故設丞

以佐之丞也者承也承述六職以輔其令也顧其
位卑而權微位卑則人玩之權微故所行多牽掣
之患而不能遂有令之責而無其勢自非有以獲
乎上而孚於下鮮不敗厥官者丞之職不亦難哉
程君文升吾鎮江丹徒人系出善族先大司成補
翁先生費公之外甥也以版曹年勞授丞宜陽其
邑屬河南之河南府比者劇寇縱橫青齊兗豫之
間騷然不寧計今之宜陽其創殘之民有望於上
也若飢之待哺倒懸之待解瘕疴疾痛之待撫摩
也非良有司者加意於安養而休息之則其困孰

從而蘇其望孰從而塞也丞之職較他官固已難
盡而在是邑不尤難哉雖然天下之事爲之在人
所以爲之者在志未有志不立而能有成者志立
矣而無所成亦未之有也文升之往也其勿以難
自沮而有所立焉廉以立乎已明以照乎事公以
存乎心惠以愛乎下而又卑遜以出之勤慎以將
之與縮邑豪者同寅協恭不激不隨而可不相濟
焉惟以利安元元爲務而不知其他則人必狎而
敬畏而愛可以安其位而舉其職榮祿之陞也有
基矣豈終於難哉轉呻吟而謳歌易彫弊而豐衍

吾將爲斯邑之民賀也尚懋之哉文升具才藝有
局幹庶幾能不負此丞者於其行書此說貽之

贈豐城司訓廷賢孫君序

廷賢邃菴先生楊公之門人予先孫氏尊姑之弟
之少子也孫爲吾鄉巨族雅與予家有姻好廷賢
與予同行而齒差長予兄視之幼嘗同入郡學旣
而又同掃菴先生之門交游非一日之好也廷
賢穎敏好問剛果有爲議論往往驚四座文詞雅
贍鄉人咸以魁解期之九試鄉闈不售識者有數
奇之嘆焉今年春以貢上京師翰林試其文登之

優等其入官也禮吏二部暨內廷每試文益奇名
益著乃授江西豐城縣學司訓蓋江西天下文獻
大藩而豐城則江西之大邑也行李在道離索有
期廷賢曰不可無言贈我噫微廷賢之請予能已
於言耶顧今之相與者徒有葭莩之愛則情之所
屬一以貴富榮顯望之而責善之心不存徒有蓬
麻之益則情之所屬一以賢聖德業望之而爵祿
之榮不恤何者其分殊其情異也若予於廷賢具
有二誼則其慮之深願之大雖欲易於言可得哉
夫廷賢之官教官也教之難廷賢知之乎古之人

自始生至於長無非教者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五入大學有修己治人之教無非所以爲養性復初計故其才之成也可以輔世可以長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其造就作養之功至於如此爲教者不亦難乎中古以來所謂教者有二焉曰人師也經師也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復古若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經師之教也誦其詞不必究其用譬之買禮還珠其於修己治人之道蔑如也被人師者亦惡能外六經以爲教哉本之身

心而凡所以治經者皆以爲復性之地故受其教者脩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蓋其事則孔孟之事亦不過此惟周程張朱五君子足以當之雖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雖不無小補而本之不立要其歸其視經師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教之難不其然哉人君治天下惟政教二者政教舉天下之化成矣政以付之郡有司教以付之學官學官雖卑其責之重不在郡有司之下蓋即古昔所以然人脩己治人之任也可不畏哉世之所謂善教者吾惑焉率以科第多中式者爲

最是固然矣然其立教不本之身心而未焉是圖則其資口耳鈞利祿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濟物回視古之經師猶不可同日語况人師哉廷賢別予二十年近乃以持菴爲號以自警既自有得於宣聖敬以直內之訓則其志向高矣充是心也而又主之以忠信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行之以恕自立於模範之中而示人以準繩之正育才成德他日將必有名臣碩輔增光古人者出於函丈之下非廷賢吾誰望焉廷賢其尚諒予情也夫

面牆軒分韻贈別詩序

泉齋先生邵國賢既之簡命提督江西學政吾寅長審菴吳先生速同館諸君餞於其弟面牆軒酒半因揭杜集得二聯分屬爲詩贈別而退予爲序凡今提學之政泉齋蓋優爲之而人之贈言富矣奚俟予贅雖然不有大焉者乎自聖賢間作人各以其所近爲學而其卓然名家者固亦多岐其始特毫釐之差而其流乃或至於禍斯世而不可遏學術不明之弊蓋如此也此雖若非今提學之責之所急者然提學者一方學者之取正者也而又欲諉其責焉則君子將安望哉試以江西言之詩

賦則有豫章之黃史傳則有清江之劉制度則有
盱江之李經義則有臨川之王文章則有廬陵之
歐性命則有象山之陸宗陸而欲兼朱則有臨川
之吳皆所謂卓然名家者也其於聖賢之道果孰
得其真傳而無間然者乎亦各僅得其一體而不
無偏廢乎亦或有竊其近似而亂真者乎譽髦之
士今固有景仰先哲而學其所學者矣孰真孰僞
孰淺孰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反其異而納諸同
使不眩於所從此固提學者之責也學術明於上
則人材盛於下惡知今日之學校無衰然迥出於
諸賢之上者作哉嗚呼至於是則真可謂提學者
矣泉齋博雅好古有美才達治體蓋學聖賢之所
學者而予辱交最厚故特以其大者望之泉齋之
所自期與諸君之所期於泉齋者將不亦有在於
茲也夫

贈與府左長史張君廷光序

往者

皇上奉

聖祖之遺規體

先皇

之德意建封

興王于安陸仍簡進士充左右

長史而吾年友張君廷光首當其選長史雖秩尊
然其施專而不能咸而廷光則素負時望者或見

其然也問謂予曰廷光得無愠乎予曰君子有用世之心而無固必之累惟其所寓而安焉且以管仲而止於相齊以子產而止於相鄭夫豈其才之不足以輔天王以號令萬國哉顧各有所值耳苟以是為愠則非所以為廷光矣及詢之果無愠色迨既就職進睿學箴為善樂詩 王嘉納之為之請封其親今將之國又為之 請進秩四品或見其榮幸而且獲乎上也又謂予曰廷光得無喜乎予曰君子膺盛寵則思其恩之難酬當大位則懼其責之難盡故正考父初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彼豈以富貴故而為之僕僕者耶蓋有所見矣苟以是而喜則又何以為廷光及再詢之果無喜色噫廷光于是乎加人一等矣始之無愠者知有命也今之無喜者知有性也知安命以盡其性則無所往而不可也况一官哉抑予聞之有諸中必形諸外以廷光之賢而 王能信之則夫睿德之昭著又豈尋常者可擬倫哉必脩學好古如河間之事武帝寬博秉義如東平之事顯宗茲則廷光致主之能事而今日屬願亦莫有先焉者也敢敬述同年諸君之意而以為行橐贈

元遺山文集後序

右遺山文集四十卷太僕儲君靜夫所藏也太僕愛其文嘗手爲讐校故視他本爲善侍御李君淑淵出按河南始命太康縣令楊溥錄之而屬方伯徐公刻梓以傳而俾予序其後予惟古君子之所謂文者得志則以之化成天下不得志則以之左右六經而覺斯世斯其爲文耳矣則又奚徒以辭爲哉惟夫發難顯之情傳不朽之績世必賴之故辭雖非所急而亦不得而廢也金以戎狄之桀竊據中原先王之禮樂典章掃抹殆盡蓋世道之大

變君子所太息不忍道者惡取其所謂文也而乃有遺山者出于其間慨然以制作爲任雄辭麗筆蔚然鏘然直與唐宋作者爭馳於文藝之塲而金之爲夷遂得以稍掩其陋蓋不啻垢石之中而周之簡圭出焉其增光於人之家國豈小小云哉矧其時金已不國史職放棄一代之文獻微遺山掇拾紀載且將泯泯無徵則其用心之良視夫以雕蟲爲技而流連光景者又可同日語哉故其徒以當世東坡尊之莫敢與京而予亦以爲金之文此其卓然名家固所謂世必賴焉者也然于此又

獨有所慨焉論者謂河南程氏之學盛行於中原者雖許文正公之功而知有其書實自江漢先生始故雖以遺山傑出一代之豪其所可傳亦僅止此豈天固厭金之不道而或者有所限耶不然使如遺山者而得與於斯文則所謂化感之具傳後之業又烏知其不與文正公並哉嗚呼金之有遺山金之幸也而遺山之生於金其亦遺山之不幸也夫方今文治日興士方急於程氏之學而諸君乃欲兼資於遺山者意者文與時升降此亦邁往斯文者所不可廢也與詩云雖有絲麻毋棄管蒯

况如遺山者乎是則諸君之志也遺山名裕之字好問其事行履歷見金史文藝傳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壽詩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之明年六月九日寔維嶽降之辰於是春秋六十有七矣內閣少師石齋楊公少傅厚齋梁公太子太保鵝湖費公過公第賦詩爲壽而翰林春坊諸君又各獻詩以致祝頌之意聯爲一軸石齋公以貴受教最久命僭爲序竊聞之自古天佑人國必生賢輔保又夾輔以延受命之休

于無疆而爲賢輔者果克靈承于茲則雖釋政以歸亦必永享壽康以陰爲天下國家重故論世者惟于其人占之而皇天眷佑之純之篤可知也我祖宗奉天圖治匹休帝王馨香發聞天心克享至于宣德正統之際盛矣公生其時甫五齡 景皇帝召見中秘應對稱旨中外稱爲聖童旣而登甲科官詞林優游養望餘三十年乃以青宮舊學入相 孝廟熙洽之治於斯爲至逮 皇上嗣位公以顧命元老屬時權奸竊柄欲去不可得正色讜言力扶國是擊撞震撼確不爲動卒有以

潛攝其心而天下陰被其澤於紆徐茹納之餘已而釐革弊事收用才賢二三載間屢平巨盜光復太平之舊廼請老歸焉公道德之懿非淺薄所能贊述而行事之槩亦有可得而窺者蓋公之孝友畏慎萬石君之篤行也不矜功不伐善丙定侯之厚德也守法奉公無偏無比宋廣平之持正也隨機應變剖决如流姚文獻之成務也孳孳汲引後進久益不厭歐陽子之好士也至于决大事而不動聲色當更化而不恤怨尤則雖韓忠獻之重厚司馬文正之忠實亦何以過之凡公所有足以兼

古名臣之所長而制作之善詩賦之妙翰墨之精
又足以兼古文人藝士之所有是以立朝五十年
柄用十有八年嘗以其一身係天下安危謂非天
故生之以爲保又夾輔之計其孰能與於斯歟明
農之請或匝月再陳或暮歲十上而恩旨懇留志
久不遂今 朝廷雖重遣公而降勅褒諭加賜輿
隸官廩白金綵幣廕一姪爲中書舍人祝以頤天
和膺壽祉而仍以國有大政將就問焉望之此其
慎終始之節審出處之義罔以寵利居成名固公
所自致而亦豈無陰鑒默相者玉成於其間耶比

侍杖屨見公聰明愈強步履復健觴詠笑歌之樂
終日不倦殆非人力所能所謂天壽平格者於此
益有徵焉吾知壽考百年旣昌且豫所以仰慰
皇上優老謀政之意與夫多方多士頌禱祝望之
誠者且將次第見之其慶不亦遠哉故敬爲天下
道以見天之錫純嘏於公者所以眷佑 皇家
而非有所私也

少傅遂菴先生楊公壽圖序

今年秋八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遂菴先生楊公得請謝政歸于京口之里

第冬十二月六日實維初度辰慶譽之隆福祿之盛非但所謂書錦比者貴公之門人也繫官于朝不克隨鄉井門墻諸生舉一觴爲壽則命畫史圖綠野堂景率一二知己詠歌其事將遙上以致祝而又序其所以致祝之意曰古之名臣功成身退者衆矣獨綠野堂事人尤樂道而企慕不已豈非裴晉公之賢赫然加人一等而不可泯乎夫大臣所以能任大事者有二曰德望曰才猷非德望無以服天下之心非才猷無以應天下之變若晉公蓋兼而有之矣故其感誥君心謀行業就誠信

孚乎反側而威名達於四夷身係唐室安危二十餘年非德望才猷之過人者何以至此公以岐嶷之資精邃之學自少壯所自負與人之所以屬望者已不在晉公下宦迹所及皆有功業卓然可紀及出入將相臨機決謀削叛迹於邊徼除奸宄于肘腋當更化初革弊政復舊章登用賢才使天下生靈歡然坐享太平之盛比在黃扉嘉猷入告因事納忠輔導之功尤多視晉公事往往相符蓋德望素重而才識謀謨又有過于人人者故所立殊絕如此則謂公爲今日之晉公豈不可也世嘗謂

韓柳無聞於事業房杜不見于文章蓋二者之難兼尚矣晉公制作無傳于今日可見者功業而已公起神童讀中秘書自官中舍以至入閣凡碑銘序記之作制誥奏議之文罔不淵源六經通達國體足繼古作者而天才渙發對客揮毫長篇短韻又必膾炙人口則公之勲業固無讓於晉公而晉公之文章不無有讓於公矣斯圖之獻殆以精忠大節完名勇退所以爲純嘏之地者同哉抑嘗考綠野之作在晉公留守東都之時留守未幾而復入輔政勤勞天下蓋無虛歲則其娛情肆志于綠

野之間者無幾矣公雅以寵利以居成功爲懼明農之請自在銓曹已然今一旦得遂所懷其樂可知而天稟深固雖年踰六十而觴詠談笑日以繼夜略無倦容歛有餘未盡之精神方來無疆之壽考善養天和茂膺壽祉誠有如 聖諭之所期

者行將超越期頤與古周召畢公之徒並壽此天壽平格之盛事實今日朝野士大夫之望又豈晉公所能同哉貴迂淺無似承乏內閣多病早衰素食無補爲德爲民之功百不一就自計當引退避賢以全區區一節而固留我公以計安宗社公乃

先解機務以歸其亦何能為情耶倘早遂鄙朽得
撰杖屨從執事沙鷗汀鳥之間講學賦詩以了餘
生則南山之什高高之頌尚當繼之有作斯圖特
為之先驅云耳

懷麓堂文集後序

嗚呼此少師西涯先生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
千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奉勅碑記若干首奏疏
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亦富甚矣予嘗
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
辟考修班制敷為述作以昭觀文華國之美然其

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監昭格篤
生賢輔始克際登茲感如周自文武成康之後至
于宣王數更九世作梓復古紹休先王乃有尹吉
甫仍叔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先後禦侮升政大
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詠以道其事如
崧高烝民江漢諸作是以周之文治固出乎夏商
微諸賢則百世之下所謂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
亦惡能若是其烈哉我皇祖受命開極肇隆

文化列聖相繼人文益盛至於成化弘治之間極
矣公適出會其期摭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

輔蔽皇猷既有以從聖治于漢唐宋之上而一篇
一味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
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疎遠亦竊效其詞規
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嗚一時嗚呼豈偶然哉夷
考公平生小心慎密不事矯裸歷官禁近節儉正
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 上嗣德訪落之初凶
險竊柄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間扶持善類將順
德意盖有陰利天下而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益
啓淵衷進賢屏惡薄惠濂瑷以植民生而緜國脉
傳謂爲人臣者息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

之社稷之臣公言有焉及其賁於丘園賓從游歌
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人興一善治輒喜動
顏色而或議及民瘥亦復恫瘝乃身故予嘗爲文
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爲念在山林未
嘗不以廟堂爲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
乃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旣捐館國論益明朝
馳節惠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
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
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志與行侔又曷能獲是
名于天下後世哉集刻于徽州郡齋前守熊君桂

請予序其後今守張君芝又繼請不已且公未屬
續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敬爲論
著 聖朝文運治化之盛與公平平生志節之大
如右若其文論議之純體裁之備音節之善則夫
人能知之言之茲不贅

贈公輔陶先生分教南昌縣學序

朝廷圖新庶政而于學校之職選授尤嚴凡胄監
暨歲貢士有就學職者其部試于禮于吏及進試
于 內庭監以御史督以錦衣雖悉如舊貫而
宿弊爲之一清於是吾友陶君公輔挾其藝試于

禮部禮部高其文曰此滄海遺珠也置之優等既
而試于吏部亦然比及 廷試之日適風起沙揚
士子多苟具篇章而公甫之文獨豐贍詳整視試
于部者有加焉於是翰林先生遂以第一人處之
而公輔之姓名裛然爲群彥先矣南昌江西大邑
也雅稱人才淵藪而公甫得分教於其間官人者
將亦有所擇而然乎夫學職官雖卑而實重事若
易而實難蓋 國家一時之人才於是乎基焉周
子所謂天下善者不我欺也公甫年踰五十始得
見于世而領是職是亦伸於久屈之餘發於持滿

之後者其作人之效必大有可觀者焉是豈特公甫之足賀云哉雖然予於是有所感矣禮曰四十始仕蓋古之君子無不然者夫自十五志學凡從事於講習者積廿有五年之久而後推以用世既有田宅以養其生而又無利祿以奪其志其意向之專操存之定涵養之熟討論之精其學足以充其才也固矣夫然後以道則明以德則固措之事業博厚高明上下與天地同流無足恠者豈真有所異乎人哉祿學既興日與古異士之抱美質者往往不足以充其天借曰古今人不相遠其於深

造遠到之功何如也許文正公有言傳記中所載人物雖卓然名世者亦只是血氣用事蓋歎其得於學者淺也然則倡明斯道求古人爲學之心於風頽波靡之餘使不安於小成不急于近效成振古之人才以光輔我國家萬年太平之盛治以仰答聖君賢相嚴於命官之盛心不有望于茲行而誰哉予旣感公甫之久困而通而又重其交姻之情與尋常麗澤者不同也故特舉其職之所當務者先焉

送王君國儀同知衢州府序

聖天子圖新治道孳孳惟任賢使能是務而於郡縣親民之官尤重於是銓曹於常選外特簡其才識之卓越者悉授以茲職無非所以爲安養元元計而予內弟王君國儀適拜浙之衢州府同知同知秩大夫官五品始仕而得此其所遭亦榮矣國儀請予一言爲贈予於國儀金蘭之契葭草之好蓋兼有之又安得無言以爲國儀告哉夫文詞如國儀學識如國儀其登高科以取大名亦何難之有而自鄉薦以來僅二十年向在癸丑以予同考故引嫌不與試今年春又以予主考故引嫌不與

試人皆爲國儀惜而國儀一無幾微見於言面怡然與平日不異中之所存固有異於人人者乎今士之所欲得與人之所共榮者皆曰進士進士之爲人重輕也久矣而獨不能重輕於國儀則國儀之所重要必有在矣凡物之在天下得不得有命而君子所以自處者有義安吾命而惟一義與比以之理天下事無往而不爲善矣三公可慕也而或去之萬鍾可富也而或辭之甚者視萬乘之國乃有如敝蹠然者豈其好惡獨與人殊哉心之所重誠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此豪傑之士所以異於

凡民也范文正公之言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君子經世之家法固如此國儀之所見將亦有在於是耶誠如是而又博之以學守之以廉持之以無倦則雖進而舉夫公卿輔弼之事亦易易耳况爲民牧於一郡之間有不能仰答

聖君賢相簡拔之意以慰衢民望治之心哉然則甲科之不得人雖爲國儀惜而吾則爲國儀賀也國儀勉哉先大父方伯公歷官所至舉燁然有聲而其爲副憲於浙尤有功德于民浙之人至今誦之不衰三衢固浙郡也

國儀往焉而又能舉其官使浙人咸曰此吾憲副公之賢孫也則其於前烈不又有光歟雖然始之非艱終之惟艱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請以是爲國儀贈國儀其無少予言哉

贈南昌司訓達君士用序

吾友士用以俊秀育黌序有年矣比者應貢來京與海內偕貢之士入試廷中翰林第其文又列高等於是拜官爲南昌縣學訓導歲貢正途也司訓清職也南昌文教大方也士用於斯可謂副所願矣而人猶爲士用不滿非以其所負者大非

是官所可盡耶士用又欲得予言爲贈予奚言無
已請以乃祖教授公之事爲士用告可乎昔公之
爲教於潤蓋若安定之於蘇湖而吾潤之士仰公
亦有若蘇湖之士之仰安定者厥後留家吾郡潤
人視其後人不啻姻好則公之遺澤入人者深矣
再傳而士用長兄士敏由鄉貢士爲瑞州府判仲
兄士弘由名進士爲南京戶部正郎皆以文藝政
事著稱而達氏之在吾邦遂爲衣冠右族則公之
善教不獨行於官而且以傳於家也予又聞士
用曾祖御史公在洪武以直道聞始祖魏國忠介

公在勝國以忠節顯則達氏詩書之澤其所由來
者又豈特今日然哉紹前人之令聞以振家聲於
悠久微士用吾誰望之且能承其先者謂之孝子
能舉其官者謂之忠臣其道一也士用有繼述之
志亦惟勉稱其職而已矣世之言仕者率謂學職
爲易稱然周子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以人才之成否治道之隆替皆
於師焉繫吾不知其爲難邪易也士用尚以教授
公所以教吾潤者推而廣之以教南昌之士以仰
副 國家建學立師之意則是克家之孝故事之